

山谷里的火光

山谷里的火光

武乡县委革命故事编创组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封面、扉页设计：王惟震

插图：王惟震、刘德臣

山谷里的火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197,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6 插页2

197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521

定价0.37元

目 录

红日永照太行山 (代前言).....	王生彦(1)
为了党的事业	孙如珍(5)
智牵“野牛”	王照骞(22)
一把米	韩新田(35)
山谷里的火光	李志宽(47)
打瓜园	李晋峰 胡林春(54)
农会主任	杨尚英(65)
金丝鞋	郝宁伟 史焕文(72)
石梁只身闯龙镇	王效先(83)
电线王	李志宽(92)
血肉相连	张汉杰(103)
盘丝洞	王照骞 王清太(111)
铁的堡垒	武衍庆(123)
请“君”入瓮	任连珠(132)
高强夜闹车马店	王晓林(144)

货郎进城	张凤如(152)
“炮”大爷	暴贵银(161)
三进金马寨	李驰骋 李晨森(169)

红日照太行山

(代前言)

王生彦

一提起太行山，凡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们，都会想起一首激越、雄壮的歌来：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那里进攻，
我们就叫它在那里灭亡。

.....

那时，太行山上空，乌云翻滚。日寇实行残酷的“三光政

策”，烧毁了无数个山庄、城镇，夺去了无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知多少母亲失去了儿子，多少儿女失去了爹娘。但太行人民没有丝毫的恐惧和退缩，漳河水发出悲愤的吼声，太行山燃烧起熊熊烈火……太行儿女站在山巅，遥望着延安窑洞的明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指挥我们战斗啊！”延安的明灯，点燃了太行窑洞里的千万盏油灯，万千支松明；延安的明灯，照耀着千百万太行儿女奔向抗日前线；延安的明灯，给了太行人民多少勇气和力量啊！

一九三七年深秋，正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委托，遵照毛主席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率领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一二九师，踏着崎岖的山路，迎着东方的朝阳，浩浩荡荡开进太行腹地的武乡县来。

太行山沸腾了！

“抗日救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毛主席的号召，象春雷响彻太行群峰；似火炬，照亮了山区人民的心田；如一面鲜艳的战旗，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太行儿女……

那些长满厚茧的大手，第一次拿起红缨枪，大砍刀，从四面八方汇集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反侵略战争的洪流。八路军总部朱总司令窑洞里的灯光，彻夜通明，传出了毛主席的一道道战斗号令。英雄的武乡民兵，配合八路军粉碎了日寇疯狂的“九路围攻”和“铁壁合围”。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利用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围困战、交通破击战等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一万三千多次，涌现了

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缅怀过去，那太行山上一个个土窑洞里，军民挤在热炕上，一同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同讨论朱总司令安排的战斗方案，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了心田；革命老妈妈对着油灯，飞针走线地做军鞋，一针一线都织进了对子弟兵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民兵健儿们击退了鬼子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进攻……

那太行山上无数条羊肠小道，支前的民兵群众，肩挑军粮，赶着毛驴，翻山越岭向前线进发。他们宁肯饿肚子，也舍不得吃口袋里的一粒小米，“那是人民一口口省下来，一把把攒起来的军粮啊！”他们抬着伤员，顾不得个人安危，艰难地山路上攀登……

那满山密密层层的山林里，炉火熊熊，打造了无数的红缨枪，大砍刀，大土炮……

那纵横交错的山谷，巧布下无数次火阵，烧死了无数条“野牛”，烧焦了那些革命队伍内可耻的蛀虫。……

抗日战争胜利了，解放战争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红太阳的照耀下，太行山人民奋勇地前进在革命大道上，太行山上飘扬着学大寨的鲜艳红旗……

正当太行山人民奋勇前进的时候，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了。太行山顿时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老区人民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祖国上空出现的一股乌云妄想遮住太阳的光芒，妄想把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

但乌云遮不住太阳……毛主席亲自选定的好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乌云散，红日照，太行山阳光灿烂，霞光万道。这特大的喜讯传到太行山，英雄的太行山人民欢喜若狂，奔走相告：我们的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毛主席信任我们信任。华国锋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太行山人民欢呼啊，跳跃啊，欢呼人民又有了自己英明的领袖，欢呼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山谷里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太行山人民决心继承毛主席遗志，听从华主席指挥，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让红日永照太行山。

本书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深入山庄窝铺，倾听老民兵、老党员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瞻仰洒满烈士热血的纪念地。他们在县委的领导下，在大量真实素材的基础上，经过集中、概括、提炼，创作了十七篇故事。热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不胜感谢。

为了党的事业

孙如珍

抗战初期，我在八路军某部当通讯员。那年初冬，因为送一份重要情报，我从太岳区向太行区疾进。

太行山区，一片银色世界。初冬的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山野、村庄一片白，大小道路也叫积雪盖住了，西北风围着我打唿哨，似乎想把我冻僵在那里。我踏着风雪，好不容易通过了敌人的白晋封锁线，来到武东山区。可偏偏这天上午又和鬼子遭遇了，我握着手枪，边打边走，人虽然突击出去了，却没有摆脱鬼子和汉奸的追击。在我身后的山谷里，还隐隐约约听到敌人的叫喊声。

我不知又爬了多少座山头，钻了多少条深沟，才总算把敌人甩开了，可我再也无力抬脚迈步了。鞋和袜子已经冻成一块，棉衣已被雪水、汗水浸透，雪打在脸上，立刻化成冰水，顺着鼻梁两边往下流。但不管怎样，想到自己身边的任务，想到首长临走时的嘱咐，我不由得想加快脚步，可是，双脚麻木，两眼发黑，好象眼前的山峦也开始晃动了。我是多么想找个地方暖暖身子，又多么想找点吃的填填肚子啊！

我呆呆地望着这白雪皑皑的山峰。望着，望着，在东边

的山峰下，看见半山腰中露出一线微弱的亮光。这一线的亮光，给了我多少希望啊！两条腿忽然来了劲，我一口气爬到了透出亮光的半山腰。那是一座用石头垒起来的两间屋子，屋顶上横七竖八地盖着一层松枝和茅草，虽有几块石板压着，但西北风却大把大把地把茅草撕了下来。窗户上挡着一个荆条拍子，亮光就是从荆条缝隙中透出来的。看样子，这是一家穷苦的农民，我便举手敲门。

“咚、咚、咚”连敲了三下，屋里没有回答，窗户上唯一的亮光突然熄灭了。

“老乡，请开开门，我进去暖暖身子！”我向屋里轻轻地喊道。还是没有回答，只听见屋里“咔嚓”一声，好象一根树枝被折断了。

这一切使我明白了，一定是老乡把我当成了敌人，因为这一带的老乡被鬼子害得够苦了。团首长临行时的话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太行山区的人民群众，正在遭受日本鬼子蹂躏，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的阶段。这份情报关系到太行区反‘扫荡’斗争的胜败，你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把情报安全送到狮子怀交通站。万一交通站被鬼子破坏，就想办法找到武东县委所在的红峪村，送给县政委老郭同志……”团首长的话和眼前的一切，使我更加感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

进屋的希望看来是没有了，我决定不再惊扰老乡，便一屁股坐在窗台下的一捆柴草上，暂且歇歇身子。坐下后，我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走。经过鬼子的“扫荡”，狮子怀交通站

是否安全呢？万一交通站被破坏，又怎么去找县委机关呢？我是不认识政委郭洪山的，他在这艰苦的反“扫荡”中，究竟在哪里战斗呢？……正在我想得出神的时候，屋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我一抬头，一个虎墩墩的小男孩站在我的面前。他圆鼓鼓的脸上被柴灰抹得黑一道灰一道，头发蓬乱，长长的头发下面，两只炯炯的大眼睛射出两道仇恨的光。他穿一件被烧了好几个窟窿的破棉衣，脚上一双爬山鞋也破得露出了脚指头，那右手里，紧紧攥着一根松木棍，把我看了好一阵子，蓦地伸出左手，一把将我拉进屋子里，一句话也没说，回头又紧紧地把门关上。

屋子里的灯光又亮起来了，但不是油灯，是一枝松明子。小男孩借着松明的亮光，又上上下下打量我这个陌生的人。当他看到我灰军帽上的两颗扣子时，两只大眼睛久久地盯着，渐渐地，他的眼眶里滚出了泪花，终于忍耐不住，喊了一声“八路军叔叔”，就一头扑在我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孩子悲痛的哭声，震荡着这间在寒风中抖动的小茅屋，也震动着我的心弦。我压制着激动的感情，安慰这痛哭的孩子：“小同志，不要难过，你坐下慢慢说。”

慢慢地，小孩停止了大哭，抽泣着用小手抹着两腮的泪花。

“你爹妈呢？”我急切地问。

“爹几天没回来，妈叫搜山队杀……”说到这里，小孩子又放声痛哭起来。

孩子的话不多，但每一个字都象一根钢针，直扎进我的心里，禁不住难忍的疼痛。日本鬼子的残酷“扫荡”，使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呵！日本鬼子欠下了中国人民多少血债呵！顿时，我心里燃烧起熊熊烈火，一天来的饥饿、寒冷、疲劳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双手把孩子抱起来，紧紧地搂着他，用我那湿淋淋的灰军衣袖口替他擦着满脸的泪珠，“安慰他说：“别难过，一定替你妈报仇！”

听了我的话，小孩真的不哭了。他从我的怀里挣脱出来，红着脸，默默地捡起那根松木棍，“咔嚓、咔嚓”地折断，抛在一起，点起一堆火来。然后，很懂事地拉我坐在木墩上说：“叔叔，烤烤吧，先暖暖和身子，外边可冷哪，你一定是让鬼子追来的吧。”

我随口应了一声：“是的。”便坐在火旁的木墩上，脱下衣服烤起来。小孩从炕上拿来一件补钉垛补钉的破棉袄让我换上，又从荆条囤背后拿出一双爬山鞋来让我穿。他俨然象一个大人指挥着我，关怀着我。当我按着他的指点，刚换上衣服的时候，他又从火台上的黑瓷罐里拿出一块糠窝头来，一下子塞到我的手里，红着脸真挚地说：“叔叔，你就吃吧，吃上好打鬼子。”说罢，抢过我的棉衣来就去烤。

穿上棉袄，吃着窝头，我只觉得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太行山区的人民群众对待自己的子弟兵就象眼前的火苗，多么炽热呵！眼前这孩子，看上去顶多也只有十一二岁，要是没有鬼子的“扫荡”，他还在母亲的怀里撒娇呢！可是，在这残酷的斗争中，在妈妈被杀害之后，他以他母亲一样赤诚的

心，来对待自己的军队。多好的孩子啊！从孩子，我想到了教育他成长的爸爸妈妈，他们又该是多么好的爸妈啊！这时，我不知说什么好，直瞪瞪地望着这个可爱的孩子。

吃完窝头，我把烤得快干的棉衣让孩子穿上，把他的破棉袄换下来，上炕给孩子补起棉袄来。他穿上我那件不合体的灰军装，两眼又直瞪瞪地望着我……

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人。屋外尖厉的风声，还在呼叫着，墙缝里不时刮进雪花来。

忽然，孩子麻利地从炕席底下，拿出一本书来，我停住手里的针线，拿过来一看，是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我的眼睛忽然亮了，象是阳光照进心里。我高兴地问孩子：“这本书是谁给你的？”

“是我爹放在家里的，让妈给婶子、大娘们念着听的，爹对妈说，这本书是毛主席写的，是教老百姓如何打鬼子的书。”没等孩子说完，突然外面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接着是一个男子汉亲切的呼唤声：“小——牛！”

孩子听到喊声，赶忙去开门。一个粗壮的汉子，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我习惯地心里一紧，马上提高了警惕，停住手中的活计，两眼紧盯着这个人。他个子不高，看上去有四十多岁，身穿一件对襟粗布棉袄，腰里系一条皮带，头上罩着一个烧了好几个孔的毛巾，毛巾下坚毅的黑红脸庞，被黑楂楂的络腮胡子罩满了，两只眼睛惊疑地扫视着屋子里的一切。他好象没有看见我，也不理小牛，急匆匆地到荆条囤背后摸索着什么。不一会儿，他象发现一个宝贝似的，把一

个沾满了尘土的小纸包，迅速地塞进内衣，生怕人看见。然后才问小牛：“你娘呢？”

这一问，使刚刚安详的小牛又悲痛起来，一下子扑到那汉子的怀里，凄惨地哭喊：“爹——，娘叫鬼子——杀害了！——”

小牛爹忽闪着眼睛，两道浓眉拧成了一个疙瘩，满脸的胡子微微抖动，呼吸急促起来。没有说话，咬着牙关，紧紧地搂着怀里的小牛。……

看到这种情景，我激动地脱口而出：“老乡，别难过，中国人民是杀不绝的，太行区的人民群众绝不会被敌人的武力吓倒，孩子妈的仇一定要报。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着我们，只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和鬼子斗，我们一定能把他赶出中国去！”

听到我的话，小牛爹才注意到我。他久久地望着我这个陌生人，两道目光象要看到我心里似的。然后，看看我手里的针线和小棉衣，又看看小牛身上穿的我那件不合体的灰军装，半晌，才重重地点了点头，撒开小牛，过来紧拉着我的手说：“八路军同志，你说得对，小牛妈牺牲了，很光荣，还有我们在，即使我们牺牲了，还有小牛这样的孩子们在。延安窑洞里的灯光永不熄灭，有毛主席党中央领导，日本鬼子很快就会完蛋！”说着，他的神态那么沉着有力，又对小牛说：“你不是要去延安见毛主席吗？哭鼻子，毛主席可不接见啊！”

小牛爹的话，象洪钟一样，响在我和小牛的耳畔，小牛

不哭了，他忽闪着满眶的泪珠，向他爹提出了要求：“爹，给我枪，我要打鬼子，打完鬼子见毛主席！”

“好孩子，打完鬼子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啊！你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小牛爹充满希望地看着小牛说。

多么好的爸爸啊！他的穿著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可他的话又不象一个普通的人。当他听到孩子妈牺牲的消息时，没有流过一滴眼泪；面对着失去母亲的孩子，他向往着延安窑洞的灯火，想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多么崇高的感情啊！我顿时觉得这小屋子里充满了热气，松明更亮了，火苗更旺了。我激动地拿起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说：“小牛，你看，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三个人的眼睛，都一起停在这本书的封面上……

屋外的雪还在不停地下着，呼呼的松涛声一阵紧似一阵。就在这松涛的呼啸声中，隐隐夹杂着几声敌人的叫骂：

“他妈的，这么冷的天还叫老子出来搜山！”

“快，队长，脚印，脚印，通到那间屋子里去了！”

“进去搜查，快！”

“搜山队！”小牛爹警觉起来，他好象很有经验，先将《论持久战》揣进内衣，然后示意小牛睡在炕上，又指点我钻到埋在地下半截的荆条囤里。情况很危急，小牛爹却从容自若，不慌不忙。我不忍连累这个可敬的老乡和可爱的孩子，想出去和敌人拚。但小牛爹象下命令似的说：“千万不要动！”他把小牛身上穿的我那件不合体的灰军衣盖在我头

上，用一个荆条拍子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囹口。当他收拾好，看看小牛也已睡在炕上，走去准备吹熄松明的时候，两扇屋门已被“砰”的一声踢开了，一股寒气袭来，带进一团雪花，接着闯进三个敌人来。

“他妈的，八路的哪里去了，快交出来！”一个敌人喊道。

“我不知道什么八路九路的，要什么你们随便拿！反正也差不多被你们抢完了。”小牛爹气愤地回答。

“明明外边的脚印通到你的家里，你还要赖！”这是另一个敌人尖细的喊声。显然，我进屋时的脚印引起了敌人的怀疑。

“他妈的，看，地上的柴火堆还冒烟呢，这一定是给八路做饭吃的！”敌人喊着，朝小牛爹的脸上猛打过来，小牛爹一闪身，那家伙一下子撞在了石头墙上。

“给我搜！”敌人连吼带打满屋子搜索起来，好象一头野牛跑进来满屋乱撞似的，一阵“噶哩咣当”的撞击声，灶台上的破锅碎了，黑瓷罐打翻了，满地里柴草、锅碗碎片。

我蹲在荆条囹里，握着手枪，为小牛和他爹的安全担心：“我是人民的子弟兵，怎么能让人民群众受到损失呢？我不能再这样蹲下去了！”我这样想着，从荆条囹的缝隙中往外看，陡然间，一个敌人窜到炕上，用刺刀挑起那堆破棉被，发现了睡在炕上的小牛。那家伙恶狠狠地一把将小牛抓了起来，逼问道：“小东西，八路哪里去了？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小牛大声回答，两眼放射着仇恨的光。